

## 戏曲表演之我见

刘雯卉

刘雯卉在《台北知府》中饰山妹  
摄影/程双坤

戏曲中旦角按照人物的年龄、性格特征,可分为小旦、青衣、花旦、武旦等,我们豫剧常称的还有闺门旦。我是学闺门旦的,京剧中归为青衣。从进入艺术学校起,我站在戏剧舞台上也有十多个春秋了。在这十多年中,我塑造过十几个不同性格的旦角人物,有现代戏《儿大不由爹》里的李淑真,传统古装戏《泪洒相思地》里的王怜娟,新编历史剧《台北知府》里的山妹等等。下面我就自己在不同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谈点认识。

## 一、现代戏人物“李淑真”

现代戏的语言情感表现都贴近现实生活。毕业后,幸运的我被分到河南省豫剧三团(一个专演现代戏的团体),工作后饰演的第一个角色就是《儿大不由爹》里的女一号李淑真。我们在学校学习的都是较为传统的基本功,可现在要从传统到现代,从画地为牢到大胆创新,对我来说,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李淑真,一个对新事物、新观念、新思想接受比较快的农村女青年,是勇于创业的代表。她敢爱敢恨、善良聪明又机智,对生活有自己的追求。初学时,我就在生活中寻找李淑真的影子,一点一滴的,然后结合自身的形象,以至于一段时间里,生活中我的性格就有点像剧中的角色。在表演上,我注重人物内心的变化,设身处地地为角色着想。每当演到李淑真说服公公,又不忍心给公公那么大的压力那场戏时,我的心就酸了,眼泪也随之流了下来。在形体上,我运用学校里学的基本功,把平转、翻身巧妙地糅合在李淑真的形体动作里,还用上了少林武术棍。唱腔上,随着人物的心理变化,位高亢的豫剧糅进了几许细腻、沉着与深沉。总而言之,一个演员要和所饰演的角色融为一体,用真情激活舞台上的人物,就能打动舞台下的观众。可以说,现代戏更要紧抓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感情,加上协调的肢体语言与性格化的人物唱腔,只有这样,戏剧才更贴近生活,人物才更真实,形象更丰满。

## 二、传统戏人物“王怜娟”

传统戏里,根据不同的人物可划分出行当的属性。《泪洒相思地》里的王怜娟就是闺门旦行当,属于头门不

出、二门不迈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典型大家闺秀。她虽然清新秀丽、气质典雅、心地善良,但是轻信他人也是她人生悲剧的原因所在。对于刚从三团调到二团的我来说,要完成从现代戏到传统戏的转变,就看我的适应能力了。

饰演王怜娟,是我的一次跨越!

传统的闺门旦该如何饰演?演多了现代戏,随之而来的一切都变得生硬起来。剧中王怜娟从相爱、投湖到托子,不过几段戏,只有几个细节组合而成。我想,要演好王怜娟,重要的还是把握人物的内心感受。于是在表演上,我就从人物的心灵入手,定位角色性格,把外向而又内敛、简约而又丰盈、真实而又虚幻、轻松而又拘谨结合起来,重拾一个戏曲演员的基础——“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”,吸纳程式之优长,体验内心之无限。在唱腔上力求做到柔和、甜美、细腻,努力完成从“现代戏剧人物刻画”到“传统戏剧人物表演”上的跨越。

## 三、新编历史戏人物“山妹”

一个好演员要具有创新意识和忘我精神,“山妹”的塑造给了我这样的感触。山妹是河南豫剧二团创作演出的《台北知府》里的人物,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台湾高山族姑娘,且是山寨的头领。她英勇傲气,刚柔并济,有胆有谋,爱憎分明,才艺双全。在分析人物

的初级阶段,我曾一度迷茫过,思来想去一时无从下手。因山妹的塑造既要有关情内向、高雅甜美的青衣影子,又要有关气十足、武艺高强的武旦神韵,还要有稳重大方、从容不迫的帅旦洒脱。在唱腔上既要性格化,又要有关派感。在和导演张平探讨人物的基调时,我努力抓住一个点,那就是大胆往青衣上靠一些。抓住了这个基调后,表演上,我糅进了基本功里的串翻身、旋子,以及一些男性化的动作。唱腔上,则继承了“阎派”的声腔,把山妹的豪迈与激昂灵活生动地展现在舞台上。一时间,鲜花和掌声纷至沓来,同时也让我十年的坚守终于有了回报。因饰演山妹一角,我在河南省第十一届戏剧大赛中荣获文华表演一等奖。

回首十多年的豫剧历程,如果说刚开始我的选择是懵懵懂懂的,那现在,我觉得我对戏剧的认识深刻多了。除了让我觉得演戏过瘾,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演戏是一种人生,也是一种责任——一位青年戏曲工作者的责任。我们戏曲工作者要想取得更大的成绩,出更多的精品,塑造更多的人物形象,就要甘受寂寞,经得住诱惑。这让我想到了电影《梅兰芳》里的一句台词——“清清静静地唱戏”。

(作者单位:河南省豫剧二团)